

再次远航

□胖鱼

时隔多年，再次回到船上工作，实在是在别无选择，只能走自己留下的后路。也不知道这是对还是错，反正对于家庭肯定是亏欠的。

8月22日，一早从家坐动车去往天津，同行的还有船上的“机头”（机工长），我是第一次到这家公司工作，能有个老乡，蛮好的。中午时分到了天津，已经有其他船员到达宾馆了，“机头”和他们大多是回流船员，都熟，我就跟着大家一起去吃了午饭。到了晚上十一点钟，人陆陆续续来齐了。

8月23日，船长组织大家一起去附近的医院做核酸检测，他们相互之间都熟悉，能搭得上话，真正第一次来到这家公司的就三个人：我、二副、实习机工。很明显，我们就是形单影只的那三只。

中午原以为公司会管饭，结果并没有，一直到了晚上船长才说要一起吃饭。席间稍有拘谨，我也没放开。前一天刚认识的“铜匠”（在船上主要负责电焊气割方面的工作）一直说我能喝酒，但因为次日一早就要上船，我又是三副，当着船长的面不好多喝，只能推脱。不过，作为一个山东人，我没咋喝也喝了半斤。

8月24日，上船之前，我们统一去海事局检查行李，再去边防核对外人员。因为疫情，手续和环节比早些时候复杂，等待时间也更长，大家百无聊赖，三三两两地都在聊天。

大家的行李箱包全部大敞四开，几个福建同事的箱子表层红彤彤一片——全是茶包，福建产茶嘛。我的箱子也是红彤彤一片——明年是我的本命年，媳妇给买了若干红内裤、红袜子都塞在表面……

总算挨到了检查结束，行李上车。真的要奔向船上了，车里一下子安静下来，像要奔赴战场似的。这种安静或许是出于对生活的无奈，也许是因为妥协——但凡有个好去处，谁会选择跑船呢？

这种安静也让我想起了茫茫然第一次上船的经历。

2007年秋，一个阴沉的上午，父亲把我送到我的第一家公司，跟随公司人事经理、机务经理去船上实习。我那时年纪小，什么都不懂，忙中出错，把上船需要的证书落在了父亲的面包车上，还好父亲发现及时，又送到了公司。可我已经走了，公司老板亲自开车到港口：一来是给我送证书，二来是到船上看看情况。没想到他的这一举动让同事们有了诸多误解，给我带来许多苦头。

当天下午船就出发了，四点多钟，我在房间一觉醒来，打开房门站在走廊里，看到两侧都是蓝蓝的海水，一刹那不知道自己在哪里……左看看，右看看，才终于明白过来，我已经上船了，我是个水手了，心里又有那么一丝丝骄傲。

船上有几个大哥很照顾我，愿意教，不到一个月我就顶班在驾驶台操舵。但与此同时，大厨和一个机工开始针对我。那时候住两人间，机工与我同屋，我值完班，他在房间里和大厨喝酒，锁了门不让我进去，还嫌我的鞋子臭，全给我扔到甲板上。大厨也经常旁敲侧击，问我和老板是什么关系，为什么老板会亲自给我送证书？唉，真是一言难尽，他不就是顺便吗。

送我们的车很快到了码头，现实把我从遥远的记忆里拉回。又要上船了，有些许难过，又有些许兴奋。这是一次新的旅程，至少我不会再把证书落在车上了，因为自始至终，我放证书的包都挂在脖子上，不曾放下。

楼上的新娘

□李凤玲

楼上搬来了新住户，是一对年轻的小夫妻。他们结婚时，在小区门口贴了“囍”字，那天我一早出门办事，没去看新娘子。下午回来的时候，楼上一切都静悄悄的，不像是刚办了喜事。我微微诧异，也没放在心上。

日子如常，似乎都没觉出来多了一户邻居。

一天早晨，我吃过早饭准备去上班，忽然听到楼上“咚咚咚”的脚步声，像是有什么急事。我推开门，就看见楼上的新娘正走下楼梯，脚步“咚咚咚”响，踩得震天响。她个头比我高，穿了红色的格子衬衣，蓝色的牛仔裤，脑后扎一束马尾，因戴了口罩，我看不清她的面容，但能感觉到青春、白皙。单眼皮，薄薄的，和我四目相对时，眼神淡淡的。我也没什么表情，只是诧异她为什么把楼梯踩得如此响亮。

后来的几天，几乎天天如此。大概早上七点半，每当我准备出门上班时，楼上就传来那“咚咚咚”的脚步声。然后，我和那楼上的女子前后脚相继出门。有时我在前，有时她在前。但无论谁前谁后，她的脚步声从来都很响。我心里纳闷：“这小女子，走起路来好大劲头！”

有一次我需要骑车出门，在楼道里碰见那女子也在推车。她先打开车撑子，“嘭”一下，然后往前推车，“噔”一下，再推车，转向，出楼门，整个过程就是“噔里啪啦”，一连串的动静。看着她离去的背影，我心里有些不快：“这小女子，怎么这么能整动静？先不说是否影响别人，她自己就不嫌闹腾？”

有一天下班，碰见那女子也下班，她这次摘了口罩，露出清秀的面容。我有意地盯住她看，想和她打个招呼。但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便笑吟吟地朝她挥了挥手，说了一声“嗨”。她看着我，好像有些好奇，眼神动了动，脸上似乎有一丝笑容，却是没有开口。我又淡淡地笑了笑，便独自上楼。她把车子推进楼道时，我的身后又是“噔里啪啦”一阵乱响。我在前面一边走，一边又在心里疑惑：“这小女子，动静可真大！”

晚上吃饭时，我对老公说：“楼上的那新娘子模样挺安静的，走起路来却是地动山摇。”

老公放下碗，看着我说：“楼上的新娘子吗？我刚听说，她不会说话。”

我举到嘴边的筷子悬在了半空：“那她肯定也听不见了？”

老公说：“十聋九哑嘛，就是因为聋，才不会说话啊。”

原来如此！她听不见。

她对于自己走路、推车、开门的各种声响，都无法有丝毫觉察，自然也就无法掌控。那些在我听来地动山摇的声音，在她的世界里完全就是一片荒芜的寂静。想起上次跟她打招呼时，她那略带好奇的眼神，也不过是因为看见了 my 嘴唇在动。她什么都没听见。

想起了她寂寞的婚礼，大概也没有几个人去闹洞房吧。即便周围的人再怎么欢腾，她的世界都是一样的安静。

第二天早上，自然又碰到了她。听说她在街上的一家服装厂做工，每天都按时上班，勤勤恳恳。她的脚步声依然很重，“咚咚咚”，她下楼了；“嘭”“噔”“啪啦”，她推着车子走了。此时我的心境已经完全不同。因为我知道这一连串在外人听来十分吵闹的声音，于她而言都不存在。一想到这里，我的心里就涌上一阵微微的痛。

那天，她依然戴了口罩，扎了马尾，还是穿着红格子衬衫、蓝色牛仔裤，骑着车子很快就拐上了大路。

看着她的背影，我想应该找时间，去学一些简单的手语……

桂花酒

□王永清

桂花树是吉祥的树，家乡人都爱栽种，房前屋后到处都是。到了桂花开放的季节，那一团团、一簇簇的小花，开得特别用心、精致，把整株树都染得金黄。花香也异常豪放，一拨一拨地来，源源不断，清可绝尘，浓能远溢，像渺茫的歌声，让人神清气爽。

看到桂花，就想起了母亲酿的桂花酒。母亲采来新鲜桂花，撒上盐放在太阳下晒一段时间，以驱散小虫子。然后每斤桂花加入四两粉状冰糖拌匀，放入玻璃瓶内发酵两三天后，再加入桂圆肉、枸杞、红枣，最后用米酒将其浸没，密封后放在阴凉干燥地方保存。桂花酒浸泡一个月左右便可达到较好的口感。用不完的桂花母亲也舍不得丢，用来泡茶，温补阳气；或晒干放在枕头里，养神安眠。

天微寒，金秋送爽，阳光温暖，万物绚丽多彩。岁月是如此安静而美好。我坐在阳台的木椅上，用小花瓷碗盛了母亲酿的桂花酒，碗里浮动的桂花泛着金色的光芒。我用小汤匙，一小口一小口品啜，不知不觉就微醺了。



前几天，朋友打电话邀我一聚。朋友家住在一个小镇上，青砖绿瓦的古巷，长而幽深，两边是整齐划一的农家小院，高大葱绿的桂花树伸出墙外，星星点点的桂花，暗香浮动，丝丝入鼻。

朋友迎我入屋，一坛桂花酒早已上桌，一种古雅的风味随之弥漫开来。朋友轻轻敲开酒坛上的黄泥封头，馥郁的酒香和屋外的花香混合，沁人心脾。桂花酒呈琥珀色，喝上一口，甜甜的，满口桂花香。我俩就着几碟小菜，推杯换盏，不知不觉一坛酒就告罄了。我感觉没醉，但走起路来却有些头重脚轻，这才发现桂花酒看似温和，却有一份持久的力量。

中国人喝桂花酒的历史可上溯到两千多年前的东周时期。屈原在《九歌·东皇太一》中吟道：“蕙肴蒸兮兰藉，奠桂酒兮椒浆”。宋代苏东坡还曾亲手酿制桂花酒，他在《桂酒颂》中赞叹：“以桂酒方授吾，酿成而玉色，香味超然，非人间物也。”清代文人潘荣陛所著《帝京岁时纪胜》对桂花酒描述得更详尽：“于八月桂花飘香时节，精选待放之花朵，酿成酒，入坛密封三年，始成佳酿，酒香甜醇厚，有开胃，怡神之功。”

古人以桂为百药之长，所以有桂花酿“饮之寿千岁”一说。在汉代，桂花酒就是人们用来敬神祭祖的佳品，祭祀完毕，晚辈向长辈敬用桂花酒，长辈喝下之后则象征着延年益寿。

“暗淡轻黄体性柔，情疏迹远只香留。何须浅碧深红色，自是花中第一流。”李清照把桂花夸作花中一流，桂花酒也可称为酒中一流了。

又到桂花盛开的时节，多少年过去了，那种天然的酒香还在我心头萦绕，挥之不去。